

长 篇 记 实

下篇

李时新 著

林彪的军旅生涯

斯大林称他是：天才战将
罗斯福称他是：雪地之狐
蒋介石称他是：战争魔鬼
毛泽东称他是：不懂事的“娃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林彪的军旅生涯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 青

封面设计：尚永强

林彪的军旅生涯

李时新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7 字数470千 插页：32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204—03161—X/I·533 上、中、下：68.80元

渡海作战兵团也组建完成。

以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四野第40军、第43军为主力，另配属一个加农炮兵团，一个高射炮兵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兵等，共计达10万大军。

林彪深知，这10万大军，除极少数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级指挥员从山东进军东北时渡过一次渤海外，绝大部分指战员平生都没有见过大海。

能否完成海上练兵任务，实现把“陆军相当地变成海军，既能陆战，又能海战”，是渡海作战成功与否的极大关键。

林彪指示：

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细心研究渡海的各种方法，训练海上战术和自己的水手，要以渔民为师，深入调查研究海情，激发革命英雄主义，消除渡海作战顾虑，胜利完成解放海南岛这一艰巨又光荣的战役任务……

林彪自信，他的指示将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困难将会被克服，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他了解他的四野。

这就是《孙子·谋攻》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的“知己”。

然而，渡海作战的首要关键还是渡海工具也就是船。

没有现代化军舰，已是我军打海南岛的最大缺陷，而且这一缺陷似乎已不可弥补。

没有军舰，最好的渡海工具就是装备有动力机器的大型机动海船。

林彪指示：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艘大海船的机器，一次要能载运两万人，并有一个军的指挥所随同登陆，独立作战……

此时，林彪与毛泽东在战术上尚无分歧。紧接着，林彪在筹船问题上碰了壁。

林彪实施的筹船计划首先是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他认为,只要有钱,跟资本家就能做生意。对于买船,韩先楚向林彪提出不同看法:“去香港买登陆艇,我看这办法行不通。蒋介石打内战靠的是美国的支持,英、美帝国主义是串通一气的,他们怎么会卖登陆艇给我们去打他的朋友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还是要立足于用木船解放海南。”

林彪没有采纳韩先楚的建议,这一着,林彪失算了。

四野司令部派专人到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携重金到港澳采购,想尽办法,也没能买到一艘登陆艇,只买回一些罗盘、救生圈、晕海药等等。

在香港买不到,只好在广州搜集,结果,又是失望。

改装船的机器收集了百余部,但大部分因为机器太旧或者马力太小而不能使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广州修好的国民党军遗弃的几艘旧登陆艇,在开往前线基地时,全部坏在途中。

10万大军实际上只拥有不到百部自力更生改装的小机器船(第40军50多艘、第43军40余艘),这百余艘机器船载兵也不过最多两个建制团七八千人。

而几乎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成立的“支前委员会”和地方、军队共同组织的“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却成效显著,除动员到了大批船工,征集到的木帆船,已达一千余艘。

这一千余艘木帆船,集中起来为40军和43军各运送一个师已不成问题。也就在这时,林彪开始考虑改变战术这一问题。也就是,不得不把以机动船为主的渡海作战方式改变为以靠风力行驶的木帆船为主。

渡海作战方式有变,渡海作战的战术就必须随之也变。以

木帆船为主渡海作战，动力就是风力。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茫茫大海之上，风大风小，风起风停，是常事。如遇风小或者风停，木帆船必航速缓慢或停滞不前。

在我军只有单一的陆军渡海作战，无海、空军力量掩护，只有速行速战速决，甚至偷袭，才能以较小代价突破敌以 50 余艘各类军舰，30 余架作战飞机组成的琼州海峡立体封锁线。

以木帆船为主进行大规模贸然强渡，如遇风小或风平，数千艘船只数万名指战员就将被拖延或滞留在大海之中，笼罩在敌优势海空火力之下，陷于瞪着眼挨打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风大，一帆风顺，木帆船的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贸然大规模强渡，统一协调指挥难度大，保持编组战斗队形前进难度也大，必然减缓航行速度；加上船多目标大，损失肯定也不会小。

还有，大规模强渡和大规模登陆作战打海南岛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得到岛上的冯白驹琼崖纵队的有力支援。

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

守岛敌军已派出主力部队对我琼崖纵队进行大规模“围剿”，已侵入我琼纵根据地，并企图把我琼纵主力围困于海南岛中部山区，迫琼纵主力无法接近海岸，与我登陆大军隔绝。

琼纵在如此困难情况下，势必很难派出主力部队接应我大规模强渡、登陆。

还有，琼纵根据地内一部分为着迎接大军登陆而准备的粮食，已被敌人抢走，我军大规模登陆后极可能被敌海空军截断海上补给线又在岛上得不到足够补给而造成缺粮困境。

情况在变，战术应随之变。而渡海作战的战术，已是毛泽东既定。

也就是毛泽东在总结金门、登步作战失利后作出的“一次要

运载足够的兵力……”指示。

一次运载足够的兵力，也就是大规模的强渡。改变战术，也就是去改变毛泽东的既定战术。变，还是不变？林彪陷入苦思冥想。苦思冥想后的林彪还是作出了决定，为了“光荣胜利”，更要“充分周密”，否则，功亏一篑。毛泽东一定会赞同。

决策已近谋虑成熟，其实，他也就是在毛泽东战术基础上谋虑。

此时，他还在谋虑，谋虑的已不是战术，而是向毛泽东请示批准的方式。

他自认，这又是个极微妙极策略的问题。他决定，不急于提出，他自己将不提出。

他将让他的部下也就是渡海作战的前线指挥官去提出。

他的前线指挥官们都是能征惯战，足智多谋的一代良将。

他把做出决策并呈送毛泽东批准的时间放在二、三月间。

毛泽东一批准，就马上行动。此时，主要任务，是海上大练兵。

放下托在腮边的手，又拿起笔，在“充分周密”、“光荣胜利”之下画上一道粗重的红线。顿笔，想想。又在这道红线下面画上一道更粗更重的红线。红线呈波浪形起伏，红线上的字，象波浪上的船。线是红的，船也是红的，象血海和血海上的血船。

海能载舟，海更能覆舟。船人要不为血海所吞没倾覆，只要能被载渡到彼岸，就是“光荣胜利”。放下笔，手移向桌边放着的那盘炒黄豆，只捏起一粒，放进口中。

走向窗口，拉开遮着的厚厚金丝绒窗帘，定睛，远瞻，望向东北，望向莫斯科的方向。黄豆在嘴中，慢慢嚼，细细嚼。窗外，江汉荆楚大地入冬以来的第一场新雪，正沸沸扬扬。

第十二章 孤注一掷 薛岳抢筑“伯陵防线”

雷州半岛，是战尘飞扬，战歌沸腾。

也许，这座与海南岛隔琼州海峡相望的半岛，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进 10 万大军。

10 万大军形成无数股钢铁的洪流，奔腾而向大海，奔腾而向徐闻县以东的海安、外罗、湛江、阳江，以西的三塘、乌石、江洪、海康、合浦等上百公里海岸线的大小海港、市镇、渔村。

从关东大地，从平津大地，从鄂、湘、桂大地一直奔驰到南海边的美制十轮道奇大卡车，牵引着加农炮群，进入预设阵地。

炮口高昂，指向海面。

半圆形的炮护板后面，是严阵以待的炮兵。

炮兵身后，贮放着整齐的充足药包和炮弹。

炮兵等待着射击命令。

炮兵们也有遗憾。

遗憾他们的加农炮有效射程只有 18 公里，打不到对岸的海南岛上。

高射炮兵群也进入阵地。

如林的炮管指向海岸线上特别湛蓝的天空。我军集结场地，船只锚地和我军的秘密起渡港口上空，都被一群群高炮标定的炮击标尺划分成了火网区域。

高射炮兵没有遗憾，刚进入阵地，刚卸下炮衣，就迎战偷越海峡来袭的从海南岛起飞的敌机，当场击落一架，击伤一架。

而步兵，兴冲冲奔向大海的钢铁洪流的主流，当他们乍一看见大海，则是别有一番感慨，别有一番心境。

第 43 军某部六连，后来在渡海作战中被授予“渡海英雄连”

光荣称号,被集体记两大功,共有13位指战员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称号,50余人立战功;他们的代表,“海上英雄”蒲恩绍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接见。

而他们的连史,则这样记载着他们刚见到大海的情景。

这情景极有代表性:

……1949年12月,我军刚结束粤桂边战役,征尘未洗,又奉命挥戈南指,直插雷州半岛,准备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

六连和兄弟部队一起,日夜兼程,在黄尘滚滚的公路上,向南挺进。

一路上,只见两旁高大的阔叶林长得葱葱郁郁,黄沙土堆上伸出一丛丛的仙人掌;山坡上长出一溜溜一行行青葱、笔直的剑麻;田野里,地瓜正在盛开白色的花朵,还有一片片碧波滚滚的甘蔗林……

这一切,都显示出南方独有的色彩。

虽然季节已交寒冬,天气却似北方的初秋时节。

战士们把棉衣敞开披在身上,有的干脆解下来搭在背包上,一面说笑、拉歌,一面互相抢着背枪、背米袋子。这热腾腾的气氛,使战士们把一切劳累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走着走着,迎面是一片大海。

尖兵组的同志们高兴得喊了起来:“到了,到海边了……”

队伍听到前面的同志一喊,一股劲地往前跑去。

他们边跑边喊:“快跑,看看海是个啥样子!”

海,白茫茫一片,水天相接。

看不见村庄,树木和山野。

只有滔天的巨浪，奔腾咆哮着，后浪推前浪，冲击着岸边的岩石，迸发出震人心魄的轰响。

一股股的腥味伴随着海风扑来。

大海仿佛在向这些远道而来的早老虎们逞威。

“呵，海，可凶啦！”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想，有的赞叹，有的惊奇，有的在议论着海水的咸淡。

一个战士扑通一声跳下浅滩，捧起海水放到嘴边吮吸着，苦得直吐舌头，引起大家哄的一阵好笑。

海啊，看着你那滔天的巨浪，使人头晕目眩，喝下你这苦涩的海水，又令人恶心呕吐……

但是，上级是让这些转战于祖国大陆的北方战士，驾驭战船，跨过惊涛骇浪的大海，冲破敌人兵舰的封锁，登上彼岸消灭敌人，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现实……

面对着大海，而对着这个艰难的现实，渡海作战部队从最普通的战士到最高指挥官，心境都几乎相同。

四野 15 兵团副司令员兼 40 军军长韩先楚将军，数十年后忆起当年，仍感慨不已：

……全军指战员中，除少数干部从山东进军东北时渡过一次渤海外，绝大多数同志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

海上练兵开始，一个连队登上船，百分之八十的人呕吐头昏。

出海归来，每个人好像生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吃不下饭。

有的连队不懂气象，冒失出海后，遇着风暴，弄得桅断

篷破，船底朝天。

有的战士说：“这次要革命到底(海底)了！”

不少人对木船渡海作战发生了怀疑，希望上级解决登陆艇。

木帆船渡海作战到底行不行呢？这也是许多人每天谈论的问题。

从道理上大家是懂得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道路是人开辟的，在过去 20 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领导下，史无前例的事迹创造了千千万万，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一直是我军的传统；然而，海峡这个巨大的障碍，渡海作战这一崭新的课题，却是一个极为艰险的现实……

战士们说的是“艰难的现实”。

而司令员、军长说的却是“艰险的现实”。

指挥员看得更深远，更透彻，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险”字，关系到此战的胜与败，关系到 10 万战士生命的生与死存与亡，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世界革命。

能否化“险”为夷？

如何化“险”为夷？

全军上下开展了大讨论。

讨论的同时，部队进行海练。

战士们在雷州半岛南端的外罗港等港口，日夜不停地进行着海练，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战士们的脸庞都晒黑了，手掌起了一层厚茧。

但是，他们经过苦练，却已经能够在晃荡的小船上昂首阔步，不再头晕目眩了。

战士们手驾驶的小船，也能安稳地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行驶。

每当船队在海中演习登陆作战时，战士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我们变成‘海军’啦！”

这种奇迹使许多船老大惊叹，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的大军真是神兵！神兵啊！”……

就是这些神兵，他们已能够像多年的老水手一样掌握了海潮涨落、风向、方向，熟练地驾驶船只在风浪中作长距离航行。

他们不仅学会了航海，还学会了渡海作战的各种战术动作，指挥部更熟悉了各种战术动作的协同和指挥。

并不仅仅学，他们还创造。

迫击炮连为使发射时不受船身颠簸的影响，创造了水平角度器，根据浪的大小及推进速度，测定发射角度。

战士余志臣创造的“水上射击要领”，使射击精确度大大提高。

沙袋被搬上了船，堆砌成了水上工事和水上碉堡，大大增强了木船的战斗力和防护力。

汽车引擎被装上了木船，创造出了机动船。再把小型步兵炮及高射机枪固定在船上，机动船就成了“土炮艇”。“土炮艇”编组成了一支“舰队”，专门对付敌人的洋军舰，掩护我主力木帆船队，后来立了大功……

大海是征服了，但木帆船到底能不能打败军舰？

这种心中无底的疑惧心理，还像浓厚乌云笼罩在大家心头，

难以完全驱散。

这种阴云,只有事实,眼见为实的活生生的事实,才能驱散。

这种阴云,不仅是笼罩在战士心头,也笼罩在最高指挥官心头。

当事实终于出现时,连韩先楚将军都这样激动不已地惊呼:
“一天,忽然从并肩准备跨海的兄弟部队中,传出一个神话般的消息:一只木帆船把敌人的兵舰战胜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它确是一件事实……”

这真是奇迹。

创造奇迹的是当时第43军128师382团2营4连副排长鲁湘云(当时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鲁湘云等事迹时曾误名为卢相云)等八位普通指战员。

鲁湘云忆说当年,仍壮怀激烈:

1950年2月20日,船工们回家过春节,连长苏洪亭动员我们在没有船工帮助的条件下到海上练习驾船。

我们出海后,因停风在海上抛锚,大家在海上过了一夜(当时随军记者报道:……别的船都摇着橹回来了,只有四连副排长卢相云同志带的船没有橹,只好下锚等风……)。

21日拂晓起风了,东北风刮得很猛。我兴奋地叫同志们起床,准备返航……

船逆风而行,只能照“之”字形前进,速度很慢。

天刚蒙蒙亮,王金秀同志突然发现,在我们西南方向的远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带着怀疑的口气说:“你们看,那是个什么家伙?”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觉得很奇怪,昨天下锚停船没

有见到这个东西，今天突然出现，会不会是敌人军舰？

……不大一会儿，那个家伙愈来愈近了。王新生同志说：“那不是小岛，也不像是渔船，像是敌人的军舰……”

我一看，果然不错，是一艘敌舰。

当时，同志们心情有些紧张。木船能不能打败敌人的军舰？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木船能打军舰。

这时，我脑子里陡然想起了入党的誓言：要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我对同志们说：“为了解放全中国，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军舰是铁的我们也要撞它一撞！”共产党员齐声回答：“坚决接受党的考验！”（当时随军记者报道：……军舰已经离得不远了，卢排副马上向大家说：“现在是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快摘掉帽子进舱，沉着气，把武器准备好，来了就开火！”共产党员柴玉林也喊道：“同志们进舱，准备好武器，给它一个突然迎击……”）

敌舰越来越近了，离我们大约只有四五里远。我对正舵手孟宪芝说：“把舵掌好！”又对大家说：“准备好武器，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同志们迅速从船舱取出武器，压满了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想，船上有8个人，其中有5个是党员，一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3支步枪，一个枪榴弹筒、12发枪榴弹，还有不少手榴弹和炸药包，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敌人。我鼓励同志们说：敌人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沉着应战，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敌舰向我木船逼近，1000米、500米、400米……然后围着我木船绕了一个圈，便调头用炮对着我们，开始以猛烈的炮火向我木船射击。

有几发炮弹落在船旁，掀起了一丈多高的水柱，海水打湿了我们的棉衣。

有一发炮弹把船上的篷绳和锚车打断了，只听哗啦一声船篷掉下来，把船压倾斜了，舵也被打坏了一块。

敌人气势汹汹，疯狂得很，一边用高平两用机枪向我射击，一边向我木船靠近。

但子弹很难打中我们的船，因我木船小，却很轻便。大浪涌来，木船被掀得高高的，几乎可以看到船底，浪一过去，木船又被抛进浪谷，只能看到一点晃动的桅杆……

愚蠢的敌人满以为我们的木船被打坏了，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便壮着胆子把军舰开过来，边射击，边靠近。

面对强敌，大家没有丝毫畏惧，而是紧紧地盯住敌人，互相嘱咐：“沉着，再沉着；靠近，再靠近。”

当敌舰离我们约150米左右时，停止了射击。

敌炮手离开了炮位，机枪射手也离开了岗位，得意忘形地站在甲板上，向我们喊话，要我们缴枪投降。

敌人这种嚣张气焰，把同志们的肺都气炸了……

敌舰越来越近，可以看得很清楚，舰上有四门炮，有两挺高平两用机枪。敌人有的戴着船形帽，有的穿着海军服戴着海军帽和大盖帽。当官的站在舰桥上指手画脚地指挥着，当兵的手忙脚乱，梦想拉着我们的木船回去领赏。

当敌舰离我八九十米时，三班副万殿深说：“副排长，打吧！”说着说着，他端起冲锋枪就要开火。

我立即阻止他：“不行！只有近战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火器的威力。这是我们的传统，等敌人靠近了，我们再打！”（当时随军记者报道：“……万殿深和孟宪芝两人捺不住，要

打,但被卢相云按住了。他记住了华东兄弟部队风船打兵舰的经验是:靠近猛打……”)

就在这一瞬间,敌舰已前进到距我木船约 50 米处,我看同志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又看到敌人都挤在甲板上,毫无作战准备,便大喊一声:“打!”

霎时,木船上所有火器都一齐怒吼起来。特等射手叶英和机枪射手刘琦,早已将站在舰桥指挥台上的那个胖家伙死死地瞄准了。随着我一声令下,只见那个倒霉的指挥官,晃了晃肥胖的身躯倒了下去。刘琦高兴地喊道:“尝尝我们子弹的味道吧!”以准确的火力继续向敌人扫射。

柴玉林的冲锋枪只打了一梭子弹就不好使了,他连忙拿起步枪又打。

战士王金秀是四川人,眼尖手快,在船舱口架着枪榴弹筒,连续发射了四发枪榴弹,都在敌舰上开了花。

舵手孟宪芝、副舵手万殿深将船舵固定后,也端起冲锋枪就打,还说:“这回要看我们的了。”

所有的冲锋枪和步枪同时喷出了火焰,子弹像暴风雨般卷上敌舰,直打得敌人手忙脚乱,晕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有几个敌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随着我们的枪声滚进了大海,被海浪卷走了。甲板上的敌人都抱头鼠窜缩进了船舱。

敌人惊魂稍定,立即转舵摆脱到离我木船约 500 米处,疯狂地向我木船开炮。

打了 20 分钟,见没有打中我们,又从我木船西南方绕到我木船东北方,开足马力对准我木船冲来,妄图撞碎我木船。

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同志们纷纷拧开手榴弹盖，准备好炸药包。我对大家说：“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并告诉正副舵手把紧舵杆注意观察敌人行动，听指挥。（当时随军记者报道：……勇敢的卢相云同志大声喊着：“弄利索点，带着手榴弹，准备跳上去”……）

等敌舰第二次靠近我木船约 70 米时，我即令舵手向右扳舵。

好险，气势汹汹的敌舰跟我们的木船擦身而过。

我们顾不得木船有被敌舰压起的巨浪掀翻的危险，趁势向敌舰投了一排手榴弹。

随着爆炸声，敌舰甲板上冒起了浓烟。

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火器又狠狠揍了敌人一顿。

敌舰逃到离我们约 100 米处，打了一阵泄气炮，狼狈地向东南方向逃去……

看着逃窜的敌舰，木船上洋溢着胜利的欢笑。

就这样，我们在海上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凭着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敢和智慧，用小木船和轻武器战胜了有炮又有机枪装备的美式军舰，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奇迹……

（当时随军记者报道：……后来，驻在大方山的警卫连，发现了这个情况，把他们九人接了回去。回来后卢排副说：“没有打军舰以前不知它有多厉害，打过了才知道军舰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真壮起胆子来和它干，它就真‘熊’了！”）。

鲁湘云的豪言壮语：“……军舰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壮